

远行  
译丛

# 山旅书札

[英] 伊莎贝拉·博德 著  
王知一 译

A Lady's Life  
in the Rocky  
Mountains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 Lady's Life  
in the Rocky Mountains

# 山旅书札

[英] 伊莎贝拉·博德 著 王知一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旅书札/(英)伊莎贝拉·博德著;王知一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  
(远行译丛)  
ISBN 978-7-02-011953-0

I. ①山… II. ①伊… ②王… III. ①书信集-英国-近代 IV. ①I561.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97333 号

出品人 黄育海  
责任编辑 朱卫净 潘丽萍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41 千字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7.75 插页 5  
版 次 2016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1953-0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 前 言

这些书信，由它们的形式可以明显看出，在当初着笔时，完全没有要出版的意思。去年，应《休闲时刻》编辑的要求，在该杂志刊出，极受欢迎，于是我决定以另一种形式将它们出版，作为极有趣味的旅游经验，以及急速消逝的拓荒生活的一个记录。

伊莎贝拉·露西·博德<sup>①</sup>

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一日

---

<sup>①</sup> 作者全名为伊莎贝拉·露西·博德，婚后随夫姓毕晓普，简称为伊莎贝拉·博德。

## 再版前言

为了其他女性旅者的利益，我希望对我的“夏威夷骑装”加以解释，那是一种“美国女子的山居装束”——一件半长的紧身外衣，一条长及脚踝的裙子，以及土耳其式长裤，裤脚束成褶皱盖在靴子外面——一套实用的女性装束，完全适用于登山及在世界任何地方跋涉旅行。我在此加以解释，并附以素描的原因<sup>①</sup>，是由于十一月二十二日的《泰晤士报》的错误描述<sup>②</sup>。

伊莎贝拉·露西·博德

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

① 请见第九幅插图。

② “为了方便，她穿着男装。”

## 三版前言

由于不小心遗漏了我在落基山区逗留的日期，我要借此机会加以说明。我是在一八七三年秋天至初冬时节，由三明治群岛<sup>①</sup>回英国途中，在那儿逗留。信中所书，是对当地及六年前该处生活方式的忠实描述；不过，由一些六个月前曾到过科罗拉多<sup>②</sup>旅游的朋友处得知，我第八封信中的预言很快就应验了。小木屋已快速被农舍取代，埃斯特斯公园的露湿草地上也失去了麋鹿和大角野羊的踪迹。

伊莎贝拉·露西·博德

一八八〇年一月十六日于爱丁堡

---

① 三明治群岛，美国夏威夷群岛的旧称。

② 科罗拉多，美国中西部一州，首府丹佛。其东部为一八〇三年经由路易斯安那购地案购自法国，西部则为一八四八年得自墨西哥，一八五八年发现金矿后居民人数骤增，一八六一年成为准州，成立了地方政府，十五年内换了七任州长，没有一任服满四年任期。一八七六年美国独立百年后加入联邦，成为美国第三十八州，故又称“百年州”。本书作者于一八七三年秋天至此旅游，此时这里还是个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未开发地区。

## 目 录

1	前言
1	再版前言
1	三版前言
1	第一封信
13	第二封信
19	第三封信
31	第四封信
38	第五封信
56	第六封信
73	第七封信
89	第八封信
107	第九封信
124	第十封信
142	第十一封信
153	第十二封信
164	第十三封信

174	第十四封信
183	第十五封信
196	第十六封信
206	第十七封信
215	附录一 伊莎贝拉·博德小传
222	附录二 地名对照表



# 第一封信

塔霍湖，九月二日

我找到了梦想中的美景，一个人们可能穷其一生都在寻找而且赞叹的地方。它并不如桑威奇群岛那样可爱，却有其独特的美！一种纯北美式的美——缀着白雪的山脉，高大挺拔的苍松、红桧、糖松和银枞；晶莹透明的空气，层层叠叠浓郁的山色；以及一面苍松倒悬的湖，湖面映着山青天蓝美丽的倒影。塔霍湖就展现在眼前，湖面二十二英里长、十英里宽，有的地方深及一千七百英尺。它坐落在六千英尺的高处，周围环绕着八千到一万一千英尺白雪覆盖的山峰。那儿的空气爽利而强劲。除了远处传来的乐铃般刀斧砍伐声之外，四周一片寂静。

此情此景，即使只是想象回到了喧闹的旧金山，都使人疲惫不堪。昨天在清冷的晨雾中，我搭车离开了塔霍湖，前往奥克兰渡口。一路穿过路旁堆满了无以计数的瓜果的街道，包括：哈密瓜、西瓜、番茄、黄瓜、丝瓜、梨、葡萄、桃、杏——个

头全都大得惊人，是我前所未见的。其他的街道也都堆满了一袋袋的面粉，整夜留置在户外，在这个季节不必担心会下雨。我匆匆走过旅程的前半段，没时间留意周遭的一切。渡过金山湾时，清冷的晨雾有如十一月的天气；堆满“餐篮”的车辆看起来像是去参加野宴的车队。最后一次回首凝望这看了将近一年的太平洋，火红的太阳，艳丽的天际，还有人们不称为干旱的漫长“无雨季”，山谷两旁的毒橡木为山谷抹上一片酒红，烟雾迷蒙中的葡萄园，叶间一串串浓郁的紫色果实，以及躺在尘沙地上蔓藤间的肥大瓜果。在无止境丰收的田边，稻谷已在六月收成，现在一袋袋堆在小径上，等待运送。加利福尼亚是片“流着蜜与乳的土地”，谷仓爆满。尘沙飞扬的果园中，苹果及梨的枝干必须辅以支架，才不会被累累果实的重量折断；硕大的西瓜、番茄、丝瓜落在地上，几乎没人理睬；肥壮的家畜饱餐后，躲在橡树下乘凉；高大俊美的“红鬃”马，毛色闪闪发光，这身光泽并不是因为照料得宜，而是因为马儿身强体壮，自然毛色焕发。这里的每一块农田，都显示出这个“黄金之州”的欣欣向荣。然而，不论多么富裕，萨克拉门托河谷却毫不吸引人，萨克拉门托市也使人厌倦；它距离太平洋一百二十五英里，海拔只有三十英尺；即使是阴凉处，水银柱仍高达一百零三度（约三十九点五摄氏度），白色的细尘也令人窒息难耐。

傍晚前，我们开始攀登内华达山脉，它的锯齿状山尖，好几英里外就可以看见。肥沃的大地已被抛在身后，山野变得多

岩并布满碎石，夹带着山上金矿冲刷下来泥沙的溪流，在岩石上留下深深的刻痕，把泥沙带到泥尘更多的萨克拉门托。长而断续的山脊及深谷开始出现，然后，当我们登上了空气清新凉爽的地方时，山脊变得越来越长，山谷则越来越深，松柏也越来越浓密高大。下午六点前，最后一丝文明，最后一株阔叶木，都已留在身后。

我在两千四百英尺高的科尔法克斯车站下车散步，走过火车车身的全长。迎面而来是两座俗丽的车头——灰熊与白狐，它们各自衔接着载满原木的煤水车，车头的排障板上方各有一盏大型反光灯，一堆擦亮的黄铜制品，宽大的玻璃屋，以及供驾驶员垫坐在厚实座位上的椅垫。车头及煤水车后紧跟着行李车、邮车，以及富国银行<sup>①</sup>的货车，后者装满了金条、银块及贵重的包裹，由两名“列车管理员”守卫。每一节车厢有四十五英尺长。再接下来是两节装满桃子及葡萄的车厢；然后是两节“银宫”车厢，各有六十英尺长；后面是一节吸烟车厢，里面坐的大部分是中国人；跟着是五节普通客车厢，都有着相同的平台；全部加起来，这列火车一共有七百英尺长。前四节车的平台上，挤满了掘食族印第安人<sup>②</sup>及他们的妻子和工具。他们个子矮小，我想平均高度大约五英尺一英寸（一百五十五厘米），鼻子扁平，嘴巴宽阔，黑发在眼睛上方剪成整齐的刘

---

① 富国银行，一八五二年三月成立，原从事加州到美国东部之间的运输和银行服务业务，后扩大到西部和拉丁美洲。

② 掘食族印第安人，以掘食树根等维生的北美印第安人一部落。

海，其余则披挂下来。印第安妇女以厚厚的松脂浆平头发，从两颊越过鼻梁，涂上一条宽宽的绘饰，把婴儿用板条绑在背上。他们不论男女，都穿着褴褛肮脏的粗糙毛布及兽皮做成的衣服，足履毫无装饰的鹿皮靴。他们个个面目可怖，脏、臭，身上爬满了虱子。男人都带着短弓及箭，其中一人似乎是首领，有一个山猫皮制的箭囊。少数几人带着鱼钩，可是旁边的人说他们几乎以蚱蜢为生。他们是人类万能文明中最落伍的一群。

落日的霞光在那时罩上了内华达山脉，夜露凝聚，静止的空气吐出甜美的芳香。单轨铁道有部分路段开凿自山侧狭窄的岩壁，这是由山顶用篮子把人徐徐降下去，挂在两千到三千英尺深的山壑上挖掘出来的。巨大的火车依轨“蜿蜒蛇行”而上，偶尔在几间木板屋前停下，有些停驻点只见一间小木屋，以及屋外几个徘徊溜达的中国人，没有什么可看的東西，倒是山涧两旁的小径，分别指向上下两方的金矿地带，值得一访。有些地方铁道弯曲得十分厉害，由车窗望出去，只能看见火车一小部分的车身。在霍恩角，铁道沿着两千五百英尺深的悬崖边缘盘旋而上，过程简直惊心动魄，每个人都吓得屏息闭目。但我觉得这段路还算好，反而是通过一座架在大角度急转的山壁断层上的桥梁时，才令我十分害怕。这座桥完全被车身挡住，以至于向下望去时，感觉上火车像是直接行驶在荒凉原始的峡谷之上，其下万丈深处，有急湍奔流。

我们一步步接近山巅冷冽刺骨的冷空气，颤抖地越过了

内华达山脉，进入一道道“雪棚”般的木廊，足足延展了五十英里长，其中一道“雪棚”长达二十七英里。我们完全看不见如西洋镜般奇幻的美景，对有“内华达山脉之珠”荣衔的可爱的唐纳湖也无法瞥上一眼。数小时之内，水银柱由一百零三度降到二十九度（约摄氏零下一度半），我们约在一百零五英里中上升了六千九百八十七英尺！经过木廊之后，我们清楚地看到几处松林大火，在晚上十一点，抵达特拉基，总共行走了两百五十八英里。特拉基是内华达山脉的“伐木区”中心，是人们口中“一个杂乱的山镇”。W先生告诉我，这一区所有的暴徒都聚集在这里，夜晚的酒店时有枪战等等，不过他坦白，女士在这儿仍是受到尊敬的。G先生大力建议我留下来欣赏这里的湖光山色。我昏昏然走出车厢，羡慕卧车中的旅客，此刻他们已在舒适的车厢中睡得不省人事。车厢缓慢移到街上——如果那块有铁道交错的宽阔空地可以称为街道的话——月光下，街上四处散放着锯切树木时余留下的断干残枝，以及一摞摞堆砌锯好的木块，其间错落着一些檐板歪曲的尖顶板屋，板屋的大门大多敞开着，屋内灯火通明，挤满了寻欢作乐的男人。我们停在一间简陋的西式旅店半敞的大门，那是间挤满了抽烟喝酒的客人的酒吧，于是一时间，车厢与酒吧之间开始流动着大批闲逛的人及乘客。轨道上，火车的引擎发出长鸣，缓缓推移，它们头上巨大的灯光，使山边阵阵燃烧的森林火光显得黯然失色。在大块空地上，松木的营火熊熊燃烧着，一群人围绕营火而坐。一组乐队喧闹地奏乐，邪恶的长筒手鼓声就在不远处。

内华达山脉——许多炉边之梦出现的山脉——似乎把这个小镇包围住了，巨大挺立的松柏清晰地映在布满清冷月光与闪闪星辉的夜空。

在这么高的海拔，天寒地冻，冷风刺骨。当一名似乎是旅店派出的“无法约束的黑人”，把我及我毡制的行李包安置到一间所谓的“客厅”时，我十分高兴炉中仍然有些松木碎块在燃烧着。一名男子走了进来，说火车走后他会替我找个房间，不过旅店几乎都已客满，可能没有什么好房间了。客厅里挤满了清一色的男客。此刻已是晚上十一点了，从早上六点开始，我一餐也没吃。当我以渴望的语气问道是否可以有餐热饭及茶时，他告诉我，这种时间已经不可能有餐饭了；不过半小时后，那人回来了，带了一杯淡而无味的冷茶，以及一小片似乎已被许多人碰过的面包。

我问那个黑人杂役，是否能租到马，从酒吧立刻走来了一名男子，说他可以提供我的需要。此人是个典型的西部拓荒者，欠了欠身后，一屁股坐进摇椅，把痰盂拖到身边，切了块新鲜的口嚼烟草，起劲地嚼了起来，还一面把他那双满是污泥、塞着裤脚的长筒靴跷到火炉上。他说，他有既能“慢跑”又能疾驰的马，还有女士们较喜欢的墨西哥座鞍，可以让我在独自驰骋时确保安全。旅途规划确定后，我租了两天的马。这人佩戴了一个最初期移民加利福尼亚先锋的徽章，可是一旦某地对他来说变得过于文明时，他就又迁移到另一个地方。“可是，”他又说道，“特拉基不太可能再有什么改变。”后来有人告诉我，

这里的人不太管正常的睡觉时间。对一个有两千人口<sup>①</sup>，而且大多是男人及临时驻足旅人的小镇而言，可供住宿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这里的床位，一天二十四小时之内几乎都有人占据。因此我发现，指定给我的房间及床铺都十分杂乱，到处挂着男人的外衣及手杖，脏污的靴子四处散置，屋角还有一管长枪。房间没有窗户可以透进外面的空气，可是我睡得很好，只有一次被一连串的喧闹声及连发三响的枪声吵醒。

今天早上，特拉基又呈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面目。昨晚的人群不见了，营火也只剩下一堆灰烬。一名瞌睡兮兮的德国侍者似乎是屋中唯一的人，开张的酒吧里几乎空无酒客，所谓的街道上也只有少数几个一脸睡意的人闲散晃荡着——也许是因为星期天，可是他们说那会带来更多的人群及欢闹。公开的礼拜此时已绝迹，星期天也不工作了，这一天完全用来享乐。我放了些必要的东西在袋中，在丝绸裙上又套上夏威夷骑装，外加一件宽大的罩衫，轻轻穿过“广场”溜到马房。那间马房是特拉基最大的建筑，有十二匹马分别安置在宽阔的车道两旁的马厩中。前一晚的朋友给我看了三个几乎没有鞍头的绒垫侧骑马鞍，他说有些女士会用墨西哥鞍的鞍头，可是在“这个区域”没有人以这种随性的方式骑马。他的说法令我感到困窘不安。若采用传统的骑马方式，我势必没法走远。就在我准备放弃这趟美好的“践踏”之旅时，这人又说道：“如果在世界其他地方

---

<sup>①</sup> 依据奈尔森的《中太平洋铁路指南》的数据。——原注

人们可以随心所欲，那么在特拉基，你也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骑马。”真要为特拉基欢呼！随即有匹漂亮、高大的灰马被牵了出来，马背上铺着缀有银饰的墨西哥鞍，马镫上垂着皮穗，背上罩着一块黑熊皮。我把丝绸裙系在马鞍上，把罩衫收进小箱篮里，在马主人想出如何让我上马之前，我已经安然骑上了马背。马主人和一旁聚集的闲杂人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诧的表情，倒是一副十分佩服的模样。

一旦上了马背，我的羞涩一扫而空。我穿过特拉基不规则的尖顶房舍及简陋小屋，这些房屋坐落在山边的空地，高山森林环绕，像是暂时的营地。穿过太平洋铁路后，沿着蜿蜒的特拉基河走了十二英里。这是一条清澈的山间急流，河中搁浅了许多锯好的松木，等待下一次涨潮时可以顺流而下。冰冷的河水喧闹作响，岸边没有下垂的青蕨或葛藤，急湍中植物的翠绿叶片也褪了色。周遭的一切都与明亮的天空和空气一般清澈，一直要到加利福尼亚后我才看到的闪亮阳光，再加上迎面拂来的强劲空气，把所有的疲乏一扫而空，赋予人无穷的精力。在特拉基的两侧，山脉像高墙般升起，山上林立的巨型松柏，如城堡，如布阵，如裙裾，如冠帽般铺天盖地四处蔓生。山墙偶尔分开，露出白雪覆盖的巅峰，耸立在蔚蓝无云的天空中。在这六千英尺的高处，你至少必须不讨厌针叶植物才行，因为此处除了有些松柏被砍除的地点长了些白杨，或者山涧的低岸边冒出些河杨之外，放眼所及，就只剩矮灌木、覆盆子、醋莓、野葡萄及湍流，其他就一无所有了。不过在特拉基附近是连这



些都不长的，我的双眼饱览了一趟巨松翠柏的飨宴。这些松树虽然没有约塞米蒂公园<sup>①</sup>的威灵顿尼亚红木那么巨大，却也十分高大，约有两百五十英尺高，粗大的树干呈暖红色，挺直耸立，干身的三分之一完全没有枝干，树干直径有七到十五英尺。它们的外形颇似落叶松，不过松针长而色深，松果有一英尺长。这些松树直冲云霄，劈开天空，只要遇见平坦的地势就一路延展下去；它们与特拉基或呈直角，或交叉横卧，十分壮观。到处都是树木的残枝断根。山上平坦的“童山濯濯”之地，显示了该处有树木被砍伐成“断木”，然后这些树干会被丢入河中，顺流而下。对他们而言，这片原始区域属于本地散居的少数居民，伐木人尖锐的刀斧砍伐声，早已与山中野兽的吼叫声，以及山间急流的奔腾巨响混杂在一起。

小径是天然的软泥篷车道，在上面骑马很舒服。这匹马对我来说太大了一点，而且喜欢自作主张；不过偶尔路况允许，我试着让它“大步慢跑”，还蛮有意思的。一路上，我没有遇见任何人，只碰到一辆载了二十二头牛的载货篷车，由三名俊美的年轻人驱赶着；交会时，他们颇为困难地让路给我通过。走了十英里路后，我走上一个陡坡进入森林，接下来小径突然急转，穿过生长在山谷中的大片暗蓝松林，谷中还躲藏了一湾清溪。跟着便瞥见两座山头，约有一万一千英尺高，灰色的山峰全是白雪。那是一幅令人惊叹的美景，美得让人不觉想弯身膜

---

<sup>①</sup> 约塞米蒂公园，位于美国加州中东部。